

镜头

云南

乌蒙会馆的发现

张庆国 著

Yunnan in focus
Discovery of
Wumeng
Provincial Guild

云南民族出版社



似箭光阴，如梭星斗，岁月可以抹去山川的变迁，却留下民族厚重文化的沉积。中华民族的根在西部，炎黄文化的源在西部。西部，诞生经典的地方，改造人性的地方。千百年来，这里存在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另类文化，他们有着与内地很不一样的衣食住行和思想观念，有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中国少数民族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们向世人展示了色彩缤纷的另一个天地。只有了解了西部的人文地理，才能看到一个站立大山高原古老民族的鲜活面孔。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华民族西进的战车已经开启。巨鼓擂响，战旗猎猎，昭示着必胜的信念。西部十省(区)的出版人，摩拳擦掌，聚会昆明，沥心沥血，达成共识，合力策划推出了这一套“中国西部人文地理大系丛书”。

这是中国第一套深度人文地理丛书，反映了西部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既描述历史与现实沟通的文化景观，又传达探索与考察的信息；既有游历体验，又是研究成果，融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一体。

“镜头下的云南”是大系中反映云南的部分，其中的每一本都是以某个地域为经，以与之相关的历史场面和主流文化变迁为纬，深层次地进行挖掘。立足于这些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资源，图文并茂，时空串联，内容深入，文字浅出，用个人脚到、眼到、心到的踏访经历来达到重新认识云南的目的。每本书的入笔之处虽然都是一些世俗的，老百姓的生活，但所反映的是一方水土和人的关系，探讨和展现的是一种云南独有的人文精神。

这套书既有金戈铁马的雄壮，又具小桥流水的婉约，以亲临现场的感受，清新宜人的文风，于细微处见功力，用小手笔作大文章，在故事和图片的铺陈中告知读者乡土中国的活力所在。

西部不再沉寂，作为西部图书出版的马前卒，我们期望以这套图书为起点，为西部大开发推波助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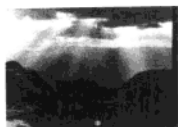
李安泰

2000年6月

目录

出发之前

1 Before starting o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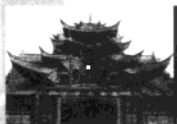
中原文化进入
云南的开山之地

5 The first place Han culture
took root in Yunnan



乌蒙山中的一百
多座中国会馆宗庙

29 The Ancestral Temple for
the hundreds of Chinese
Provincial Guilds in
Mt. Wumeng



忠孝廉洁四块石碑的传奇故事

67 The legends of the four stele of "loyalty",
"filial piety", "probity" and "purity"





会泽妈祖庙与进士之家

93 The A-Ma Temple in Huize and the
home of an ancient official

铜匠街的世传斑铜匠人 与各种奇物珍品



119 The copper-smith of
Tongjiang street who
learnt his trade from his
forefathers, and all
kinds of unique treasures



娜姑镇寻访

149 Searching through Nagu Town

民国武将唐继尧的故居



169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Tang Jiyao, a
military office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出发之前



在2000年5月22日离开阳光灿烂的故乡昆明，前往云南东北部的会泽县寻访，这个日期距离我的原定计划晚了整整半年。按照原来的日程，我应该在1999年12月从昆明出发。那是冬天，云南最美丽的季节，阳光像祖先宽大温暖的手掌抚摸着无边的大地，天空无穷高远，风不动，树不响，满街娇媚的女孩，穿着裙子，在男人惊喜的目光中

阳光穿透云霞，照耀着这片深沉的土地。





走来走去地招摇，我的故乡昆明就拥有这种冬天，昆明四围的县城和乡村也在这种情深意长的日子里过冬。可是云南东北部会泽县的冬天却令我胆寒和犹疑，我担心自己在靠近会泽县城的某个时刻出事——汽车从冬天大雪飞扬的山上滑下寂静的山谷。那样的结局是多么寂寞和无聊啊！

当然，会泽县城的冬天同样有丝绸一样轻薄柔滑的阳光，天空同样蓝得令人想入非非，但是蜗居于乌蒙群山中的会泽古城冬天却肯定要下几场雪，至少要下一场。如果我出发的那天下雪，山路的情况就不妙。

我的预感不是瞎扯。1999年6月我第一次前往云南会泽县时，便知道两件事。一件是汽车撞死了乡村小孩，一个七岁的男孩，死在离会泽县城大约三十公里的路中间，很小的一团灰色趴在柏油路上，一声不响，嘴边吐出一小汪乌黑的血，像吐出一只蝴蝶。另一件是听说的，会泽城里的朋友告诉我，在我到达会泽县的前两天，一辆坐了四个人的桑塔纳停在山路上，突然慢慢朝后滑



动，掉到山谷里了，司机在车外做事，眼巴巴地看着车渐渐向后移动，刹那间不见了，只有轻微惨叫在雨季潮湿的空气里一晃而逝。山路右侧是九十多米深的山谷。“三个人死了，一个人没有死，九十多米还不死，命太大了！”朋友瞪大了眼睛这样说。

你该知道我为什么小心翼翼地选择5月份那个时间，那不是冬天也不是雨季，路不滑，我那时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路不滑。

可是云南会泽县依然是我魂牵梦绕之地。

乌蒙山脉是云南东部一片雄伟的群山，会泽县是山中一座古城，两千多年来，云南会泽在中国大地上举足轻重，运铜的马队络绎不绝，穿行在古代的山道上，由云南会泽，到四川宜宾和重庆、抵南京、入运河、再北上，直达京城。由北由东而下的士兵和商人，也纷纷涌入，在云南会泽落户安家，繁衍子孙。八省会馆，大、小庙宇，陆续在会泽县城拔地而起，到清代，会泽建起大、小会馆庙宇一百余座，一年之中，月月有庙会，时时演古戏，五花八门，锣鼓喧

天，祖宗祭祀鬼神崇拜儒道教化经济交往人事帮衬同乡人社交娱乐种种，纷纭繁复，中国各地的风俗，在会泽城中汇杂。

突然之间，时间停滞了，一百多座会馆和庙宇，变成一百多根突然停止行走的时钟的指针，整齐地指向乌蒙山历史的某个刻度。

这个中国历史上生意兴隆，交通繁忙，市井气息浓重的城市，突然沉默不言，山道突然变得寂寞而险峻，纷乱的人世欲望，突然被乌蒙山的疾风掠尽，只留下大海梁子随山势起伏的空阔无边的草地，和满山的牛羊。每年冬天飞临会泽县者海镇东北长海子湖的黑颈鹤，在落日的光芒中响亮地扇动长而大的翅膀，召唤着已经远逝的古人的魂灵。

所以，我决定走访云南会泽县，我知道这座距离昆明城仅二百八十公里的古城，隐藏了太多令人感动和惊奇的故事。

积雪正在融化，冬天将要逝去。



中原文化进入 云南的开山之地



我对云南会泽县的访问最初是从书本开始，一部厚重的精装本《会泽县志》和几册《会泽县文史资料》读物，像古代的烛光，照耀着我摸索前进。这是黑暗中的旅行，我的目光在文字砌成的光滑坚硬的石级上艰难攀登，一步步接近乌蒙山脉两千年前的历史，所以，长途客车载着我穿越绵绵不尽的环山公路，驶进土墙老屋与新式水泥楼房混杂的会泽县城车站时，我对会泽以及云

云海苍茫，会泽县城笼罩在迷朦之中。



南历史的印象，只是一堆书本中文雅而艰深的词语，我的眼前一片迷茫。

会泽县文联副主席作家杨艳琼来车站接我，我们乘坐一辆带红色帆布顶的机动三轮出租车，在车轮的跳跃和引擎垂死挣扎般的巨大轰鸣声中，沿环城土路，摇摇晃晃地进入暮色微茫的会泽城。

第二次到会泽，感觉大不一样，我觉得会泽城里的行人和街边的小摊充满了尘世的感性气息，温和而亲切，老人在墙边一动不动地坐着，年轻人三五成群，沿街行走，水泥高楼之间，隐约有老式旧屋屋顶的翘角冒出，一只只暗淡的黑影，衬在灰色的天空中，像归巢的大鸟，在黄昏中张望。城边土路坎坷不平，机动三轮车在上面艰难跳跃，城里却在大打干戈，几条主要街道全部用碎石木架和水泥圆管堵死，工人蹲在街中间，正在铺平整光洁的水泥大路。1999年第一次到会泽，我对这个城市几乎没有印象，那次是开会，住在房间里，吃在食堂中，晚上看电视，爬过一次山，看了一座庙，便挥手告别，我没有在城里逛街，我对云南的



晚归的农妇。



身强力壮的男子，是山里农户全家的希望。



淳朴的母子深情。洗尽了一日的辛劳。

大多数县城已经很了解，它们太像一个正在城里读书的乡下孩子，卑琐畏缩和志得意满相混，表情不舒展。可是会泽不同，他是一个从梦中醒来的古代大户人家，面对满屋积尘和院中已经死去的桂花树，茫然不知所措，往日门庭若市花前月下的日子，正在记忆中复活，令人感慨万端。

第二天，我在会泽县米市街一幢古旧四合院小天井里，与卞伯泽先生相识，那是县文联办公室所在地，我的采访从此开始。

卞伯泽先生是县政协副主席，又是会泽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这位土生土长的会泽县人，中等个子，身材结实，能言善谈。由于父亲在台湾，早年曾饱受折磨，可是对故乡的挚爱之情，却不因历史的误解而减少。卞先生曾在会泽驾车、田坝两个乡做过中学教师，因教书有方，被调到县教育局工作，后到钟屏镇中学做校长，又因对历史情有独钟，再到县志办和政协文史资料室研究会泽地方史。他像细数家中的桌椅板凳一样，向我娓娓讲述了会泽县几千年来历史概貌。

我们的谈话从驾车乡这个奇怪的地名开始。驾车是卞先生最熟悉的地方之一，早年他曾在那里做中学教师，我从昆明乘坐客车前往会泽时，经过驾车乡街子，当时看到街面小店门口驾车两个字，曾以为这里办了驾驶学校，没料到竟是一个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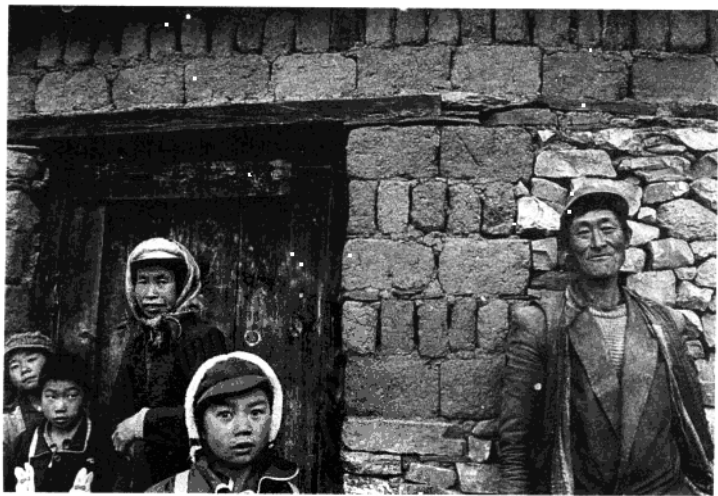
我问卞先生，地名怎么会是驾车这样两个含义很具体的文字呢？

卞先生笑了，他说，驾车的含义，并不是驾驶汽车，这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由读音构成的地名符号。

可是它总有什么意思？

现在它只是彝语的译音。

乡下人朴质的目光，饱含着生活的梦想。



我恍然大悟。彝语发音，被汉族文化人找来两个看似生动有趣的文字写出，所以让外人不懂。走遍会泽的乡村，这样的地名数不胜数，者海、迤车、待补、娜姑、白雾等等，全部来自彝语发音，它们只是几个音节，彝语的最初含义已经不为人知，因为这里的居民大多是汉族。

会泽最早的先民是彝族，卞伯洋先生告诉我，彝族研究专家刘尧汉先生认为，彝族六祖分支的故址就在会泽。

六祖分支是彝族史中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有一种说法认为，彝族的故地在四川，后遭洪水迁徙，往高处爬，来到云南会泽大海梁子一带定居，再后来，分为六个支系，各走一方，有一支到四川凉山和云南昭通一带，有一支留在云南会泽、宣威和贵州毕节等地，成为该地的彝族始祖。彝族有一个风俗，人死后，毕摩要念指路经，史学界的很多专家注意到一个现象，各地毕摩念指路经时所指的方向，大多是云南会泽一带。所以有人认为彝族进入云南，最早的居留地是会泽。